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婁春坊

唐文粹卷八十九

宋 姚鉉 編

書十一 總一十三首

激發八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再荅張僕射書 柳冕

上韋右丞書 劉軻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附劉軻

忿恚二

與吏部孫員外書 陳章甫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月日謹白書相公閣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已畧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為恨耳武陵誠愚不覺竊抃以為明哲之達必將與人同然猶

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今者鎔鑄生人鼓簧羣物九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為舉善黜惡大堯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朋甯戚東郭牙賓胥無王子成於桓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存焉如將霸王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居位旬朔而所舉者亦數十百人今不知相公所舉阿誰所黜阿誰自秋徂春非特旬朔豈天地無其人邪將相公有所待邪或則曰明主春秋鼎盛方有所好升平

之畫未可為也此又常人之論無足徵者夫人君病無所好茍有所好何為不可假若主好畋獵則正人其無畋獵者乎主好宴遊正人其無蹵鞠拔河者乎因好而致事將潛化或以謌謡進或以烹飪來相公詎謂不然乎今兩河餘冦條貫未得北虜倨慢西戎猖蹶三關可收五城可理河壖可田運漕可罷相公豈獨遺此而優游廊廟更以歲月取賢相之位然後旋鉞而出鎮乎生人可憐勲業可惜伏惟相公越羣士之好臆姑為躊躇

天下幸甚始從北來得邊隅之事謹條別狀輕瀆嚴重

武陵再拜

再答張僕射書　柳晃

辱還答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説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天且不違况於人

乎伊尹負鼎俎五說于湯其道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以彊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茍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逺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絶王導興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為今一言未行其志

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晁白

上韋右丞書　劉軻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閱今之事極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絫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如彼踵

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揲乎著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輙試貢心中事以當閤下閤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黄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奇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閤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

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為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𤣥宗幾如太宗今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閣下聚手而指以為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絫於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自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黄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

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撿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為黄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為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為刑法而與言者有温舒于公邪此三者在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横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

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為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為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扃鐍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

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脱不以天下為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徴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為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頁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思幸某恐懼再拜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天子賞將軍之勲自裨校領十萬軍卒給麾幢節符佩

黄金印者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為好官將軍之勲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乆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悦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況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為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為天子秦皇以為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為秦擒韓信為漢

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為天子漢裂土封王于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為人拙於為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勲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為公為王為十萬戸侯傳子襲孫居為蘷為龍出為桓為文且令召公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況夫

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為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能鑽其胷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堯讓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鞅起踵以繫奪其位雎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審

理必然今某來非縱横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口銜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移陸司勲沔書　　歐陽秬

月日歐陽秬移書郎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為貞者笑貺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一人邪嗚呼一之笑百百者有比恥於人而已百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恥何伏惟閣下少垂聽覽秬在閩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一紀嘗期閣下

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殷傅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閣下為郎閣下俁俁而來拒謂斯來也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策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邪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邪天下之無贓者不可劾邪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屈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邪既無所聞又無所

見則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驎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飡而退是何前倨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柜謂閣下今之為不及昔時不為明矣且逢萌不掛冠孰有萌邪孫楚不漱石孰有楚邪閣下始心為直茍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

秬所謂為郎不若不為盖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暖景山川如繡鱸鱠蒓羮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為陸司勲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秬再拜

與李渤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出

塵之跡德全道備雲卧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
天子所聞風下詔命作諫臣朝野聳瞻煙蘿動色足下
懐寶樂山竟未為蒼生起實一代之孤風千年之曠躅
不可得而累也坦器凡材薄猥踐班榮鎮守宣池路出
瀍洛眺嵩高峯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想徽猷寤寐飢
渴幸甚幸甚坦雖未獲拜面而舍弟嘗師習於左右矣
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詠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
以致君惠人為意非特熊經鳥伸長往而不返者也甚

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小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其道中阻猶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歡康異衰周之代也萬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答天子之命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惑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之禄走絲毫之利如羣蟻之附腥膻聚蛾之投爝火取不為醜貪不避死得以為榮失以為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足下豈不欲矯棄

流俗獨為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也敢不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徘徊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為宜在足下俟駕而行斯可矣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别紙公程迫速不獲拜詣馳誠而已不具盧坦白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寖移其化上自

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詘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鏘訇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詘禮越爵又甚於前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為文也為經約乎史賛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

行_{胡郎反}

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化者邪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田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覰其微言鉥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奥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太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為事吾之視太學又足為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洸乎洋

洋乎為諸生之蓍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罹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誡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知不頌於他

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與獳顔上人書　　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為梯進之級必慮過意幸聽畢說昔之有善鍜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産自窘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冨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吾

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飢亞之悞學為黄金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龒飢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亞之頓首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三途之艱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能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矉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奈何然其

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迨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某曩者以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塗之艱以陷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深矉太息者俱不足望焉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

而垂仁者邪今乃閤下仁義正直入居相位某實切撫心自度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埋沉踣斃無復振矣伏惟閤下動心焉某之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閤下之明其知之矣繁言蔓辭秖益為瀆伏惟閤下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拯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殁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死通塞在此一舉無任戰

汗隤越之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參有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於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内迹應斯通是用布

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欵之誠惟君
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
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衒才揚已歷詆
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於畢位葢養親之故也豈
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
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昔聶政
荆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世利相
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

下官見接以國士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
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迻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
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糗無甘
旨之膳松櫝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
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
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
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
將終哀痛之情未減與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

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之者哉儻有乾没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傅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

亦馬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迷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背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寶王死罪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軻

前蘭陵令臣況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

事機冠宋章甫儒衣以廉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鬬又何儒為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沽賢市名達諸侯閒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翺翔於諸子閒自威王至襄王三為祭酒號為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

得紆朱垂組自以為高絜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虞其蝎蠆之為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肉幾為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甞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孱固俾臣為蘭陵令臣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

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脱故屣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棄臣邪臣尚念古者交絶不出惡聲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冀相君擇焉自重黎為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熊繹蓽路藍縷以啓荊蠻歷武文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

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為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鬬猶以楚為有人焉何為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既疎秦果為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因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

死而屍歸至今為楚痛豈不曰疎屈平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皭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溺離騷為之作襄王以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弔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為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胥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之口弭臣臣見泗上諸侯不北棘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為楚塹方城雖高不為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

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薦寵喜以陰計中上
根結枝布寖為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
右前後不斬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
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眞宰相之心
脫李園何至費斬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
輙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沉之望也楚國之幸
也

與吏部孫貟外書　　陳章甫

某叩頭伏地上書吏部員外孫公階𨻶伏惟拔英苗而佐明主奉盛德而居要路亦光天衢樹桃李之秋也僕非敢隱籍名實昨聞戸部撿報似有參差嗚呼雖有周孔之才無所施也矧兹虛陋能勿非乎但僕一卧嵩丘二十餘載既不能學許由巢父務光伯成終至青雲髙謝堯禹而乃棄藜杖脫草衣薦頌雲壇陪科岳牧此已孤負芝桂損辱高風矣若縁籍有誤裳袂而歸亦何面目垂見巢由舊丘光成隱路耳公言泉百氏腹笥九經

前古取人應所多見至如傅說無姓殷后致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雎折脅於魏改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為相張良報讎變名姓而亡漢祖因之實取天下何必考名也是知善收賢者不以小瑕棄大美今若以籍名有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之議在有司矣夫籍者所以編戸口計租稅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苟亡其德雖籍何為謹案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皆

征之其捨者為賢也貴也服公事也注捨謂若今復除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三歲則考其德行道藝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天府鄭司農云若舉孝廉茂才由此觀之乃舉賢之餘事爾比來天下此道都喪無論賢貴宜被籍書所以風俗不淳賢能不勸由此故也公為官擇才務恊於治典進賢輔政何拘於版圖且古之招賢降蒲輪束帛畀辭厚禮猶恐不來今乃坐徵籍書務在駁放此所謂嫉賢也若將古不足法

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籍勿用於是僕也鞭骨自悔褁足而亡雖分國如錙銖終不敢望於臣仕也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悒怏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

得聞矣常横經籍詩書制作不惓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劒去國辭親逺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陽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

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
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覲筋
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
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
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
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
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
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

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駱驛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

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
顧之無按劒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
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
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劒慷慨氣干虹蜺
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顔所在之處賓
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賔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
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
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

攺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郎國特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慴羣物白羇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顔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

託書自陳邪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晩王曰吾豈可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恵以大遇洞開心顔終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黄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唐文粹卷八十九

唐文粹卷九十

宋 姚鉉 編

書十二 命附總九首

切磋五

別令狐拾遺書 李商隱

答崔立之書 韓愈

重與陸賓虞書 劉軻

別令狐綯拾遺書

李商隱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襍居蟄蟄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

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汚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嚬然相感決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與此世

者跡尾紛然蛆吾之白檳置譏誹襲出不意使後日有
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月足
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惡市道
嗚呼此輩眞手搤鼻齕而唉𠴨人之灼痕為癩者市道
何肯如此輩邪今一大賈坐滯貨中人人徃須之甲得
若干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若干
戊曰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顧其亡失口舌拜父母
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贄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

饋葬有臨送弔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顧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贄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賵臨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絶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邪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

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
而又唾之足下果為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
必祝之曰善相宜則祝曰蕃息後曰生女子貯之幽房
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
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非
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鶩在門有不問賢不肖
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為事當其為女子時誰不恨及
為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邪今

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細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邪非邪首陽之二百豈蘄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答崔立之書

韓　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顚頓狼狽失其所

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

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

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

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

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丈

夫期我也故不能默默輒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

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

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

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於俳優者之辭顔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成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

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如何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后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以為疾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非尤相悉

之辭也僕之玉固未甞獻而足固未甞刖足下無為我
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
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
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
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于寛閒之野
釣於寂寞之濵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
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徳之幽光
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

刖也又所謂効者果誰哉再刖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重與陸賔虞書　　劉軻

别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甞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絶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泝洄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鼻出涕為吾

友之思邪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黧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曽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顔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為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

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仲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旣得者邪豈盡爲顔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眞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覿昨又垂示

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奥大不宜為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邪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説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家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懐藏不敢薄賤聨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為已而已亦祈以為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禀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

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繄蘂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
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于某
氏某氏可以為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
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黙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
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壊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
能解黙黙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
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碊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
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邪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

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為薦託之辭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為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為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

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慱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慱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

耳尋復啓與曹主求尉於虢實以太夫人年髙樂近地
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
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
永夷農牧會今太守憐之俾去復任遝使不為升斗汲
汲疲瘁低傫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怗息不敢驚張嘗
自叱顧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
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邪豈有意
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

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始其甲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沓沓不遂其願閒者得李生於華鄆為我指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慕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於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邪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

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
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
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邪明日
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悃悃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答侯高第二書　李翺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
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
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

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宫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沉浮之時乎茍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

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况天下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盖孔子畏於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絶糧於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邪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已而須之爾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

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謂顏回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至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邪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汚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羑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

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於天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恩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

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説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説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黙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翺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懐念勿在意凡人之窮

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秖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

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

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之云爾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晩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為内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

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疎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閒疎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㓜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為歎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易曰主中

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翺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翺將翔弋鳧與雁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為婦今此禮凌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羣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於此可為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為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

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羃離必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於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頹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

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輿

昔歳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劒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䂓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胷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淥水色長不滿尺濶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

於切磋工工以為可為砥吾遂取斂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紿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耒一月當見眞貌歸如其言果覩變化蒼慘剥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歎以為金剛首五材及為工人鑄為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鎧利苟蹔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況質柔鎧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為糞土耳又安得與

死鐵倫齒邪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尚不病盲聾喑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為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為造化剩物殁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為辜負日月之光景邪吾常覯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況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彫斵道義自埋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兎魄已十九晦矣知

爾輩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為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為苟得眩惑而容易狥於人為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為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為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苟積習肄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

疬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秖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鬻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為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

劍之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為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書者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
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
饗其雖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
慓悍大能復其仇雖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
忘干戈况其人之性能忘胥之所以破其國家而事之
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
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饗而虐其報則
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

禱疾病而獲康彊有其饑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父兄則胥自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讎乎吾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寖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一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婁春坊

唐文粹卷九十一

宋　姚鉉　編

序甲 總九首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丞相太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中書侍郎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兹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坰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黄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棊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

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弦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轥轢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構海域挹其軒冕搢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胤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

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畧而不言焉公神秀頴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卧吟諷未常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渚濯羽弱泉海内重林宗之名朝廷籍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别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

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勑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禄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總衆

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拘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為之宰匠嘗亦紀泰望銘

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弦閒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黄金有貴豈惟推終拉賈為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雖洞簫為賦方傳漢帝之宫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

寥感知巳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録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祕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興元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同風其相之臣曰鄴侯李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閎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子嘗論古者

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為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為理則粗在音則煩粗之弊也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洎始興没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美嘉遯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之歌

或依隱以諷世或主文以譎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
其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
陽公以處士延登内殿實敷黄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
元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
罪公則握中權之柄叅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既追五嶽
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熈庶工以成邦教
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興歎既薨之來載皇
上負扆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立

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畧藏在册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不可以不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盡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表誌碑頌讚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唐銀青光禄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祇承于帝修六府叙九功曰都曰俞殷周之際有伊訓説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于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慤策尊名為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為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叙德輿以為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

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攄志氣公自門闕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為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箴誡懲茍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為雅誥刻於金

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敦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堂奥之君子多為之譔録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允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没以是至於紀綱淆亂

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為務守者奠以隘則窘若桔桊於是才滞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蠧大倫圮也及公平衡宰物為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癘疵為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為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與無似懼辱命焉凡九

百二十篇為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噎一薰一蕕善齊去聲不能同其鑿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

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偘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為䞇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

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蒼卒塡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巳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悋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

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
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
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
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
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名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
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
内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
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

樞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費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擢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内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

姦訣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决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録及賓叅納劉士寧之賂為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横議者以公與叅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戸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隂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

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巳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巳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伸

之為典謨俾獯狄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説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

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盖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孔孟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盖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

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傅以及考終命解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

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皆正色而無駮雜調韻皆正聲而無奇邪滔滔如河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處命書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之勲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天水人也族望祖宗之遠當官行已之道語在國史銘於壙而碑於途此不敢詳令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早歲為淮南江西從事掾管記室之任屬辭詣理奏入報可移文走檄疆事迎解登朝為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換

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
德音修典冊洒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褒才
能叙官業分别流品申明誡勸無誕辭無巧語誠直温
潤真王者之言公昔自纂録為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
湖南觀察使楊公憑為之序故今不在編次内其他千
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
理之間磅礴於勳賢久大之業不為利疚不以非廢本
乎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人心服非以德爵齒

俠而致之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士十七人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凡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非精識洞鑒其辭而知其人何以臻此邪憲宗皇帝紹開中興始以英明申威提法武功既俞文教是圖元和五年冬執政暴疾既瘖且痺未旬日而公作相憲章儒術潤色王度使和聲順氣發自郇廟而暨浹於幽遐我之所長

時以推戴玉立氷絜無緇磷還染之譏以文德自終豈徒然哉嗣復不佞發跡門館儀曹台席皆忝前躅公之元子中書舍人璩不幸短命其嗣子憲泣奉文集求鄙辭以冠篇首雖觀於巨海難挹波濤而藉用白茅所資誠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謹序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鼓

行人間取丞相且僕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公說以辭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洎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為有聲宰相右令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惇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

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遥公夐之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絶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谷天人之際遂探歴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佛書尤所通達初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歴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讋不庭宿兵滈

久韋丞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册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為開州刺史居二年執友崔敦詩為相徵拜户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優詔荅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内署故事與外

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
雖官為中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
言於訓辭至是上罷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
去侍郎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
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辭臣無出其
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有春秋
未親庶政或有疑滯視公如著龜寶歷季年宮壼間一
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關決惟內署得預參畫

羣議悶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纘服再維乾綱今上繼統策勲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才遇英主功顯人伏言无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晝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犯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嗇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辭疾暴作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左右舁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旦以疾

不起聞贈謚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辭以冠其首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辭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署財成潤色之辭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霈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推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

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慕修父書咨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為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悄然謂蕃曰翺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令翺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齎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怜蕃之虔敬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勑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説則有説命之篇周公邵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

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寖微寖長下于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草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顔公師古岑公文本輿馬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馬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啟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

忠公翺翔内署有容勿賛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畀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内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册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極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晝付玄機允猒神度每肜墀奏罷别承天睠帝亦講伊訓説命之㫖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馬會先太后懿號

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升之瑞賛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儵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于宫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襃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讃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饑馮凌怙衆強禦嚴之以刁

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沉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振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實朮蓟門為首亂之地瘡痏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祗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

不朽之勲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㓜闗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閧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畢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秪以拒君況明皇舊宫天井内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為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

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勠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汲汦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筭又轅門叛將横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于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芻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爪瓞具存堂構斯在尚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彌年逐主之風長冒頻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

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
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
之圍碁尚枷曹傒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
礪周鉞兵淬鄭刀萬里來袁紹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
肩髀懽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于形容何其纂彦勳
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
勑宗英可汗獻琛輸賮越自絕域通于本朝文班伯士
之胥呼韓鹿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觧辮而拜甘

泉並埀於冊書光彼明命公於是有諭迴鶻之命五懟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籍之録聞之者可以袪聾聵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旣扳芝泥將熱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闢於密畫内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疏于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

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
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
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
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
光下武公乃覲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縟
文采類于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
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
匡衡后土之儀揉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

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册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丁卯𡻕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珠

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髙下承命震惴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盪辭讓不及因齋絜以敘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温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鑠火走膚脉如陽春髙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鵰鷲不傅之以馳騕騄騮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

師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傅說佐佑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列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巖廟自是已降其類實繁惟君緼閎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于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成雒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

之學者其景行之

唐徐泗濠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

尚書左僕射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載

康哉之臣周宣王循文武之業以閑中興故有歌烝民

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大夫感物造

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為

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諱
建封南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為
干櫓非道不處視圭組猶稊稗以褐衣寬博游于京師
當時賢公名卿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
贊師律於盟津大鹵二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
州部要害選難將守歷巴陵涉壽春婁婁反虜壞地相
接衆寡懸絶物情不交斬其使者以殉傳首於行在所
屏翰淮海我為金湯選愞觀望者皆草心服義而東夏

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都授鉞貞師涖于徐方就加六
職端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顯貞光大也
如是昔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
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猶時之大忠明
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
故其辯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
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勲伐
表丘隴銘諰叙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

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攄肝膈覽其辭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耀動中朝至於内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為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切近揮斥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閎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勲力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

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隷鄭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歎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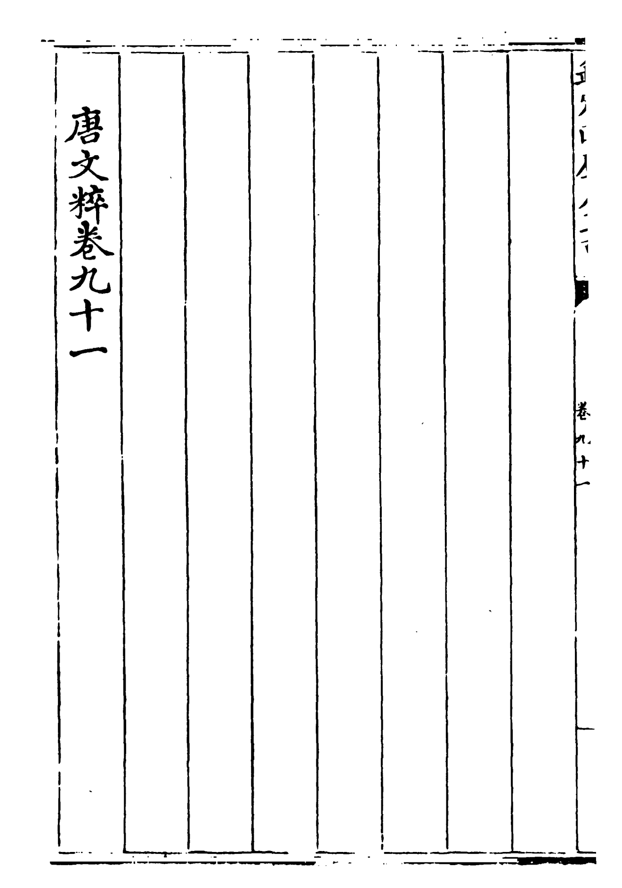
臣聞五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彩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

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絶代敏識聦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摇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為靈也越在繈褓入於掖庭天實啓之故毁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内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

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大臣以無文為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奥主之協讃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幾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秘九天之上身没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

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吡罷獘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絶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翦胡刈越之威息瑤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温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黄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

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倐來忽往物在人亡憫彫瑄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唐文粹卷九十一